

哈斯
侦探
小说
系列

修道院 碎尸案

[奥地利] 沃尔夫·哈斯 著 杨欣文 译

Silentium!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修道院碎尸案

Silentium!

[奥地利] 沃尔夫·哈斯 著

杨欣文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道院碎尸案 / (奥) 哈斯著; 杨欣文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225-378-0

I. 修… II. ①哈…②杨… III. 侦探小说 - 奥地利 - 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1350号

SILENTIUM!

by Wolf Haas

Copyright © 1999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Reinbek bei Hambur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6202

修道院碎尸案

[奥地利] 沃尔夫·哈斯 著 杨欣文 译

责任编辑: 党敏博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陈国栋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092 1/32

印 张: 7

字 数: 91千字

版 次: 2008年1月第一版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378-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又出事了，偏偏又发生在玛利亚寄宿中学。大家以为，10多岁的乡下乖男孩只要进入这所学校，8年后出来便是一个半成熟的牧师了。长期以来没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倒也不奇怪。而偏偏是在这所全萨尔茨堡最干净的寄宿学校发生这种事，确实让人难以想像。

我刚才所说的干净，当然并不是严格卫生意义上的，因为寄宿学校里总会有点臭味，就是说，学校里男孩子的气味并不总像玫瑰花那样。当玛利亚中学突然来了个侦探时，他最先注意到的就是这种奇特的气味。因为这个寄宿学校里的气味，是你在别的任何地方都闻不到的。

教室里总是臭烘烘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教师甚至因此得到一定的补助，我认为这完全合理。如果将你和二三十个半大男孩儿关在同一间教室里，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把这个或那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换成喷香的小树。

寄宿学校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布伦纳到了玛利亚中学，搬进闲置的助教房间时，那气味马上使他想起警察局的营房。在另立门户之前，他当过 19 年警察，打那以后，任何东西都使他联想到警察局，也是很自然的事。

不管你信不信，在这所庞大而古老的城堡式寄宿学校里，每层楼又有各自不同的气味，但要是想把它们正确地与每层楼联系到一起，却不大可能。尽管厨房和餐厅都在底层，但食物的哈喇子味却充斥着整座房子。虽然他们将校内教堂干脆安排在顶层，就是说，和厨房有 4 层之隔，里面却常常散发着最正宗的饭店的气味。

从建筑学角度来说，这个屋顶教堂不失为一件杰作。10 年前，他们在这古老的修道院城墙上放置了一个最最新潮的鸟巢。走进去，你会大吃一惊，因为教堂的顶完全是由玻璃构成的，天空几乎唾手可及，但它的隔味效果却很成问题，厨房的气味不知何故总是会被吸上来。

人们习惯某种气味的速度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第三天，布伦纳就已经完全闻不出这味儿了。这倒也没什么，反正

校长也不是雇他来辨别这些气味的。雷根斯先生可不是为这气味请侦探来的！你得注意听我现在对你说的。

布伦纳的鼻子通常情况下并不太灵敏。要是你在警局待了 19 年，你也有足够的机会改掉这种敏感的习惯，而布伦纳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个机灵的家伙。这点从他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个头小而敦实，脸上布满麻子的地方可以说是上面最光滑的了，因为他脸颊上的那两道皱纹足有 1 厘米深。这就是说，我们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奥地利卸任警察的故事，还是一个著名的法国香水辨味师的故事，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了。

恰恰是玛利亚寄宿学校里的气味使他的嗅觉突然又一次变得灵敏起来，让我该怎么说呢，我并不想掩饰任何东西。布伦纳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这种习惯已经给他的调查带来了麻烦，因为他最先想到的总是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布伦纳简直没办法改掉这个毛病，他总是在兜圈子。在警察局时，他的上司曾试过帮他改掉这毛病，但毫不见效，丝毫也没有让布伦纳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最糟糕的是，这毛病还会传染。这不，我一上来说的也都是些细枝末节。因为最终死了 4 个人，所以不能总停留在气味这个问题上。可既然我已经说到它了，我还是想简单说一下，布伦纳怎么会在晚年突然对气味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他来到玛利亚寄宿学校的第一天，雷根斯就请他晚上10点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听着，这也很容易记，雷根斯是头儿，而那些年级主任是副手。首先令布伦纳感到吃惊的是，雷根斯如此年轻，却俨然已经是一名神甫了，同时还是这所专门培养神甫接班人的学校的头儿，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差事啊。可年轻的雷根斯却把事关体面及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干得有声有色。提议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请一个侦探来查明所有事情真相的，也是他。

当电子表——那是3年前他离开警察局时同事们送给他的——跳到22:00时，他敲响了门。开门的不是雷根斯，因为办公室里不止他一个人。为他开门的是一个长着兔唇的老主任，下午就是他带着布伦纳去4楼的那间闲置助教间的。老主任短短的络腮胡已经花白，因此并不能一眼就看到他的兔唇。掩盖缺陷是件棘手的事，比如说秃子拼命把最后几根头发往后脑勺梳，其实只能让人觉得他的头更秃。在我看来，就好比杀人犯，他们的行为极不引人注目，可仅仅因为对警察说今天是个好天气，结果手铐咔嚓一声就铐住了他的双手。

虽然兔唇让胡子遮住了，但吐字方面的错误却更加凸显出来。或许是小时候动过手术或者采取过别的什么措施，老主任说起话来有点特别，就像那些戴假牙的人，已经摘

下自己那副华丽的假牙，把它放进专用的玻璃杯，准备睡觉一样。当他为布伦纳介绍办公室的另外一位主任，说“这是体育主任菲茨”时，布伦纳甚至觉得，他的声音也有些与众不同。

在握手时，体育主任那钢丝似的头发就像天线那样晃动着，仿佛在热情地欢迎布伦纳。布伦纳注意到，与穿着黑色教士服、佩带十字架别针的那两位不同，他仅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衬衣。原因很简单，他并不是神甫，只是一位普通主任。白衣的体育主任坐在雷根斯和兔唇主任两位黑衣人中间，这样一幅特别的画面使布伦纳想起一个词，没错，那个词就是：对称！古老油画的画面古板而僵硬，这使玛利亚寄宿学校的通道变得十分阴暗，油画散发出的气味混着厨房和地板的油味，仿佛把周围的空气也抹上了油脂味，就像你在博物馆里闻到的那样。

如果不是那块铭牌闪闪发亮的话，布伦纳一定不会注意到那3个脑袋上方的那几个金色的字母：“Silentium^①！”

铭牌就挂在雷根斯办公室的墙上。有那么一瞬间的工夫，布伦纳觉得这一切看起来像属于另一个世界。白天，他已经在所有的过道、教室甚至还有盥洗室里看到过这块

① Silentium 的中文含义为“安静”，这个词也是本书的书名。

铭牌了。在这里，学生们每走一步都会得到嘱咐：这里要“安静”，那里要“安静”！我得说，对此我完全理解。在男子中学里，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一旦男孩闹起来，你会完全不知道该拿那些噪音怎么办。那可是要闹上一整天的啊！在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下，你作为老师，就很有可能内心烦躁地对着嘈杂的人群开枪射击，但课间的噪音甚至会大到让你听不见自己的枪声。

玛利亚中学将这种情况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他们说，他们根本就不让它萌发。大多数时候，学生只能小声说话，其余时间便是一片安静。如果几百个孩子在一块儿却完全不做声，那确实有些阴森恐怖。或许，那些如此引人注意的气味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吧。

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安静，体育主任正是最关键的人物。并不像政界或是电视里人们说的那样，只有最蠢的家伙才管体育。恰恰相反，在男子寄宿学校里，体育几乎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事情了。青少年总是有无穷的精力需要发泄，如果不运动，他们一定会把你搞得神经紧张，就算你把“安静”这两个字在黑板上写上上百遍，结果也一样令人绝望。如果没有体育课，而他们还没有把小厨娘撕成块儿，你该感到非常庆幸。

今晚，雷根斯亲自扮演厨娘的角色，他把食物一样接

着一样地端上桌来，整个桌面很快就被淹没在美味之中了：家庭装果仁，家庭装薯片，家庭装佐乐蒂饼干^①，家庭装咸味饼干，家庭装小鱼饼干，家庭装 Tuc（闲趣）牌咸味饼干。如果今天你还不允许有自己的家，那你至少偶尔也会想消灭一份家庭装食物，就像个盲目扫射的热带癫狂症患者那样，我想。

布伦纳看着这位年轻的主神甫一个接一个撕开食品包装，忽然想起曾在林茨警察局食堂的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上看到的“家庭经济装”标识。“家庭”这个词在这里本来就用得很不妥当，因为人们用这类产品时很明显是要阻止家庭形成。为了避免把这话说出口，布伦纳赶紧往嘴里塞了几颗果仁。在两位神甫面前说这样的话，或许不太合适。

现在又可以看到墙上的铭文所起的作用了。要是没有那个金灿灿的“Silentium！”提醒布伦纳，他一定已经把那些话说漏嘴了。他注意到，工匠把这个词刻得很漂亮，那几个字母极为纤巧，可中间的“t”却没有用正确的字母，而是用了个简单的十字蒙混过关。

安全套的事自然不能说，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别的话题好说了，3位主任也没有说什么话。不过，无论你信不信，

^①奥地利著名饼干品牌。

即使这样，房间也并不是十分安静，因为饼干在齿间沙沙作响的动静与孩子过生日相比不相上下。

“要来点啤酒吗？”雷根斯终于开口说话了。

兔唇主任张开十指，两只手来回转了几次，似乎在犹豫该怎么回答。过了会儿，终于用他那特别的声音挤出一句话：“喝一杯或许也没什么坏处。”

或许！有那么一会儿，布伦纳觉得这是神甫特有的一种腔调，省掉了那个听起来硬邦邦的“t”^①，然后委婉地说，来一杯或许没什么坏处。省去“t”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由他的唇裂所致。有一点你可不能忘了：虽然如今兔唇整形术已经十分高明，但老教师已年过 60。在他那个年代，人们想对自己的缺陷稍作修补，只能到外科医生那儿。因此，只要手术刀在手术时没有太过频繁地从医生手中滑落，你就该感到非常幸运了。

在雷根斯拖啤酒箱时，布伦纳发觉，尽管他很年轻，却稍显柔弱。他本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还有像极了哑剧演员的苍白的皮肤。几年前，当大主教把他作为年级主任委派到玛利亚中学时，甚至有流

① “来一杯或许也没什么坏处”这句话的德语原句是 Ein Schluck konne nicht schaden。按照德语中的语法，这里的“konne”本应是“konnte”，但在文中，中间的“t”在说的时候被省去了。

言说上面是为了这个老教区的修女们才派他来的。你简直不能相信，她们当时多么迫切地盼望着有个新提拔的牧师啊！人们可能会觉得，这里根本不是圣坛，而是亚得里亚海滩；他也根本不是神甫，而只是个假日俱乐部的旅游活动组织者；这里受人朝拜的并非总是耶稣的圣体，这位代理人也是其中一部分。

当然这是几年前的事了。雷根斯是玛利亚寄宿学校历史上最为年轻的主管，他的发迹过程，令人难以置信。他唯一的缺点，也许是他那变得越来越大的胃口，其变化同样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斋戒控制住了体重，而且大家也能和他就最新一期 Brigitte^①上的减肥食谱聊很久，但他腰部的赘肉却怎么也甩不掉了。

一段时间以来，他违反了太多的戒律，贪吃巧克力，贪吃冰激凌。比如今天他大喝啤酒、大吃饼干，又一次犯了戒。你绝不会看到有人喝酒的速度像这位阁下那么快。

“咸饼干太容易让人口渴了。”他点点头，仿佛在自己的行为作注解，接着他为所有人都添了酒。可我觉得，这并不仅仅是咸饼干的缘故。他不得不说的那个话题，有点不那么令人愉快。但最终，他还是得和布伦纳说明为什

①德国一个女性时尚杂志的名字。

么要请他来这里。在此之前，他再次举杯，咽下一大口酒。

这时，他才不太情愿似的慢慢地道出事情的原委。不过，他得从头开始讲起，因为布伦纳并不知道，又有新一轮的主教委任事宜近在眼前了。

“我们当然很骄傲，”他强调，“罗马教皇的理想候选人可是从我们这所学校出去的呢！”

“很骄傲！”兔唇老主任点头赞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他突然发出了“t”这个音^①，也许是喝了啤酒比较放松的缘故。

“虽然做人应该谦虚一点，但我们也不得不这样说。”体育主任插嘴道。这句话说得着实有点儿委婉，也就是说他很谦虚。但他太过谦虚了，反而忘了真正谦虚的人该说什么话。

“那是当然。”雷根斯点点头。几乎不用思考，他就知道他的同事们想说什么了。一整个晚上，布伦纳多少也听进去了点东西。且不说几个世纪以来，数任大主教或多或少都算是出自玛利亚寄宿学校；在世俗的一面，从市长到州长、州长到市长之类的长官也有不少。

当然也还有别的值得骄傲的事情。也许这样说更好，

^①德语的“骄傲”为 stolz，里面含有“t”这个音。

还有其他不那么能让人感到骄傲的事。

“那些怪味儿！”兔唇老主任用食指指了指说。

我觉得，这才是布伦纳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一直都那么关心学校里的气味的根本原因。老主任因为已经有些不胜酒力，于是就像个催眠医生一样，一再用巡警似的腔调强调：“那些怪味儿！”

菲茨拖着空箱子出去了，但并不是因为气味的缘故。无论你信不信，他又拖着一小桶啤酒回来了。在玛利亚中学，他们已经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喝桶装啤酒时不像瓶装的那样从同一个容器里喝，而是用另外的杯子。体育主任拿来4个大石料杯子，杯身刻着嘉布遣会修道院徽章。这些杯子应该是修道院院长赠送的礼物，因为玛利亚寄宿学校只有穿黑色传教服的教士，而没有穿长披风的僧人。

斟满酒后，四人碰杯，杯子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直到这时，布伦纳才问：“是什么气味？”

雷根斯和菲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以至于布伦纳刹那间觉得自己迷糊中说错了话。出于尴尬，他马上把大啤酒杯放到嘴边。菲茨的斟酒技术不佳，所以半个杯子都是啤酒沫。布伦纳揩去沾到眼睛上的泡沫后，目光又一次停留在雷根斯头上方的铭牌“Silentium！”中间的那个金色十字上。

猛地，那个引人注目的“t”好似一记惊雷击中了他：十字不正是上帝的旨意吗？

“什么谣言^①？”布伦纳问这句话时，音调完全和刚才一样，好像此前也说了同样的话。

“谣言，”体育主任菲茨说，尽管他犯了一个比较大的发音错误，但中间的“t”却说得丝毫不差，“只是谣言！”一眼就可看出，他是3位教师中最不能喝酒的。也许，受过神职的人在酒量上也能稍占优势吧。就拿雷根斯来说吧，他从头到尾一直像刚开始那样挺直腰板端坐着；而兔唇老主任呢，至多只能看看他有没有说漏掉“t”，此外就没别的征兆了。

“什么谣言？”布伦纳再次问道。通常情况下，他并不擅长单刀直入地提出精准的问题，反而更倾向于从一些次要的东西开始谈起。我猜，这回是酒精帮了他的忙。在你想抓住一件事情不断重复的时候，酒精是很起作用的。

兔唇教师并没有回答布伦纳的问题，菲茨只是呆坐着，左腿不住地抖动，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缝纫机，雷根斯也不吐半个字。这3个人让布伦纳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和墙说

①德语中“气味”(Gerüche)和“谣言”(Gerüchte)发音相似，布伦纳正是想通过这一点掩饰自己的错误。

话，因为墙至少还能说点什么——虽然只是那个永恒不变的“Silentium.!”。

当布伦纳最终知道是什么谣言后，他多少也能理解，为什么几位先生会喝着啤酒磨蹭到清晨才说出最后一点细节了。直到4点钟，他才终于搞清了所有情况，其中包括目前的主教候选人索恩，那个30年前曾在玛利亚中学当过告解神甫的人，他甚至还知道了告解神甫是什么。

请听好了，有一点并不难理解：雷根斯是大当家，主任们的任务是教育，而告解神甫则要担负救赎灵魂的责任。主任们往往必须十分严格，这话说得没错，学生向老师忏悔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的，如果主任们总那么严厉，对孩子们的心灵成长并无好处。于是，告解神甫一职便由此而来，专门负责放点音乐，播放些幻灯片给孩子们舒缓神经，或者在房间里听听他们的忏悔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从理论上讲，孩子们可以去告解神甫那里向他诉苦，说主任们有多严厉。告解神甫也不会因此惩罚他们，反而会给予理解。所以，对孩子们，尤其是对年纪最小的那些孩子们而言，他是最好的倾听者。主任们太严厉了，虽然我并不用邪恶教派惯用的心理恐惧来描述这一情形，但主任们的的确确太过严厉了。因此，告解神甫理所当然地成

了男孩们的避难所。他非常重要，就是这样。有几个10多岁的孩子每天晚上都会跑去找告解神甫，为了有告解的理由，他们要绞尽脑汁想自己今天有什么罪过。或者这样说吧，他们只想通过听听柔和的音乐，看看幻灯片来安慰安慰自己疯狂想家的心。

“那些怪味儿！”兔唇主任一再地插话。尽管他们早已改喝起产自卡罗·迪帕帕的酒，但直到清晨4点，雷根斯才把情况向布伦纳全盘托出，所以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偏偏是在罗马教皇宣布任命索恩为主教的节骨眼上，当年的一个学生揭了索恩先生的老底。

老主任恳请大家为告解神甫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由于工作的关系，与别的教师相比，他与孩子们走得更近。当年那个学生很可能受到了心灵创伤，因为曾经有一次，索恩请他注意个人卫生问题。孩子的报复心理真的非常可怕，他会把发生过的事情牢记几十年，甚至还要诬陷你，可能仅仅是因为你曾说了句，水是用来洗手的。

“所有的责任都应该归咎于那个精神科医生。”这是体育主任菲茨的说法。因为那个学生自己并没想到要去回想一下自己的故事，而是在他婚姻亮红灯的时候，他太太对他说，你该去看心理医生了。这话给他很大压力，以至于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确应该去医生那里好好回忆一下那些